

馬恩論美國

摩萊斯 著 孫承佩 譯

中國出版社印行



馬恩論美國

摩萊斯著 孫承佩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馬恩論美國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摩 孫

萊 承

斯 佩

中外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電話(二)〇六七九號
電報掛號七九三〇

刊
期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

• 權 • 版 • 有 •

京初(0001—3000)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

目 錄

前 言·····	(一)
(一) 一般說明·····	(四)
(二) 內戰與重建·····	(一〇)
(三) 資本集中與工人運動的發展·····	(一八)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美國的事情，一直都是很注意的。他們對於美國當時從奴隸制度下把產業資本和勞動解放出來的鬥爭，對於初期的小規模的和後期的大規模的產業的厥起，對於朝氣蓬勃而英勇戰鬥的美國工人運動的抬頭，都曾作過透闢深刻的分析。他們依靠在美國的朋友供給材料，這些朋友給他們寄去美國報紙，使他們對於美國最新的變動發展能有所瞭解。從這些朋友處，他們又得到關於特殊問題^問的專門報告。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馬克思就曾寫信給他在美國的一位朋友索爾治，要他供給關於加利福尼亞洲經濟發展的材料。馬克思在信中說：沒有任何地方，「資本主義集中所引起的變動是以如此鉅大速度進行的。」（註一）馬克思一生沒有到過美國，而恩格斯也只是在一八八八年夏季到美國作過一次短期旅行，所以這種通訊材料的幫助對他們是必要的。

雖然距離遙遠，交通不便，不能親自作現地接觸，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判斷

美國事情的發展上却表現了驚人的才能，他們在分析這些發展中所表現的明敏，表現在他們對工人運動評論中。恩格斯對於美國工人運動的評估作了很多工作，他逝世較遲，生前看到了一八八六年偉大的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蹶起及美國工人的獨立的政治行動的開端。從現在的情形來看，恩格斯對於美國工會的性格的分析，對於在美國建立一個永久性工人政黨所能遭遇到的困難的論述，對於美籍德人社會主義運動的宗派主義性質的討論，都是很有教育意義的。這一切觀察大部分發表在恩格斯給美國友人的這信中。加上馬克思的觀察，正如列寧所說，構成了「共產黨宣言作者們在各國工人運動不同階段中怎樣規定鬥爭的無產階級的任務的方法的範例。」（註三）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美國發展的透闢的觀察，不僅見之于他們的書信，也見于他們出版的著作中。其中有許多是為美國出版物寫的。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馬克思作過霍雷斯、格里列和查理斯、丹納主編的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歐洲通訊員。他的文章被廣泛的閱讀，因為該報約有二十萬讀者，而且常常被人引用。美國當時一位權威經濟學家亨利、卡列寫過一本名為「國內和國外的奴隸制度」的書。（在

一八五三年出版），其中就會大量引用過馬克思的文章，卡列曾把他的書贈送一本給馬克思。（註四）由恩格斯幫助着，馬克思主要地是討論歐洲事件，如克爾米亞戰爭，西班牙革命，但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二年在美國內戰中，他越來越注意美國事件了。結果就是關於產業資本時代第一個主要戰爭的原因和發展的一連串論文。這些論文加上在維也納出版的「新聞報」上的一些論文和一些書信，後來集成一書出版，名為「美國內戰」。除爲紐約「每日論壇報」撰文外，馬克思恩格斯并爲「新美國百科全書」（一八五八——六三，紐約）寫稿，這是喬治、雷希利和查理斯、丹納編的一種十六本的通俗字典。用恩格斯的話來說，他們替這一集體創作寫稿，純粹主是一種業商事件，毫無其他，而且幾乎是只談軍事問題。（註五）

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展開着對於美國生活（特別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的綜合觀察。美國工業的生長，宅地運動，墨西哥戰爭，關於奴隸制度的鬭爭，內戰，重建，大企業的出現，政壇的貪污，全國勞工組織的形成，八小時工作日運動，工人獨立政治行動的開始，美國精神，英文——這一切題目還有若干別的題目，都充分地討論過。工人階級應該採取怎樣的實際政策和策略，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時刻不忘

，見之于一切文章。因為最後說來，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只有能夠變成行動的理論才是有價值的。他們的興趣在于指導事件，不能滿足于浮淺的概括。他們注意到不只要看到歷史發展的相似的地方，也要看到不同的地方，這樣他們所下的結論就更有實際的力量。

一 一般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明白知道，沒有兩個國家的歷史是一模一樣的。他們知道美國和歐洲不同，是傑出的資產階級國家——用恩格斯的話來說，「一個富饒，廣大，擴展的國家，具有純粹的資產階級制度，沒有封建殘餘和君主制傳統的影響，沒有永久的或歷史上傳下來的無產階級。」因此，像恩格斯所說的一樣，在美國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每個人如果不能成為資本家，總可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為了自己、用自己的東西來生產，交易。」和舊世界比較起來，新大陸具有豐富的自由而便宜的羣衆可以容易獲得的土地。這些土地大部在西部邊境，被對開墾有興趣的墾殖農民所佔有了。雖有其相當大的一部分被「土地捐客」攫取作為投機之用，但在美國

西部沒有出現可和歐洲相比的土地貴族，據馬克思說，直到一八六九年，佃農制度「還沒有發展起來。……」（註七）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美國不僅一般地和歐洲不同，而且在具體情形上和歐洲特定的國家也不同。在以後的年代中，他們特別有興趣地把美國的進化發展和帝俄的進化發展相比較。在致俄國經濟學家丹尼蓀的書信中，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兩國間如下的不同：（一）帝俄財政、商業和工業等的上層建築和法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代的相似，美國的却是最進步的，此事可由資本的巨大集中證明；（二）在帝俄有「原始共產主義的」基礎物，「現代資產階級方式」則在美國繁榮滋長；（三）在帝俄自然經濟幾乎是統治一切，在美國則貨幣經濟早已完全建立了一世紀以上。恩格斯在一八九三年寫道，由於這些不同，「可以相信，俄國的變化一定比美國的變化更為劇烈，更為尖銳，并且伴有更大的痛楚。」（註八）

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清楚知道美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但另一方面他們一再指出美國不是資本主義一般法則的例外。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美國不能免于週期的經濟崩潰。像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美國必須承受「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

「的刑罰——大批失業、生活水準的鉅烈減低及廣泛的貧困。對於那些作另外想法的「聰明的美國人」，恩格斯建議去讀一讀美國各州勞工部門的報告。」（註九）

在共產黨宣言的作者看來，美國也不能免于階級衝突及階級鬥爭。馬克思在一八八一年認為，美國雖有相當豐富的自由而便宜的土地，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和與之相應的對於勞工的奴役却比任何其他國家發展得更快，更無耻。」（註十）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工人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一樣，不得不組織工會來保衛他們的權利。爲了組織工會，美國工人不得不進行若干流血的鬥爭，而且像馬克思一八六五年所說的一樣，美國工人雖然有「他們的選舉權和他們的共和國」，要組織工會也得進行流血的鬥爭。二十一年以後恩格斯舉出八小時工作日運動作爲美國具有互相衝突的階級利益的証明，這一運動粉碎了「美國沒有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的謬論。（註十一）

馬克思恩格斯不只強烈的反對「美國例外論」的謬論，而且堅決反對美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另一病症：宗派主義。他們無情地斥責那些把他們的學說看作教條，只須加以記憶和反覆地背誦的人們。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說：「我們的學說是

發展的，不是只需記憶并加以機械地背誦的教條。越不是從外面打入美國人的心中，越是用他們自己的經驗來檢驗這一學說……這一學說和他們的血肉就結合得越深刻。」恩格斯痛切地責備當時的美籍德人社會主義者，要求他們「按照他們的理論辦事（如果他們懂得這一理論的話），像我們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八年所做的一樣……用共產黨宣言的話來說，他們應在現在的運動中代表將來的運動。」在他看來，「爲一個好的工人政黨獲得一二百萬工人投票」較之「爲一個教條上完美無缺的政綱獲得十萬張票」要重要得多。

在恩格斯斥責美國工人運動中的宗派主義幾乎半世紀以前，恩格斯就注意到美國的產業發展。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四年之前，恩格斯就注意到美國工業的大步前進。在他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情況」一書中，他寫道：「由于它的不竭的資源，無限的煤田鐵礦，無比的豐富的水力和可航的河流，特別是它的精力充沛的積極的人民……美國在十年之中已經建立了一個製造業，這一製造業已可在粗糙棉織品方面和英國競爭，從南北美洲的市場上把英國排擠出去，在中國佔穩腳步，和英國併肩從事。假若有任何國家適合于掌握製造業的獨佔，那就是美國了。」

(註十三) 兩年以後，在一八四六年，馬克思說，和英國及其他國家的競爭是美國採用機械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是「人手缺乏，就是說，北美的人口和其工業需要的不配合。」(註十四)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美國工業發展是有興趣的，因為他們知道，一國的工業發展越快，則為社會主義奮鬥所必需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就越快。因為他們深信，假若美國有一個日益擴大的國內市場，美國工業發展就會迅速，因此他們擁護自由土地運動或宅地運動。這一運動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由全國改革協會發動的，其領導者為喬治亨利·伊文斯，他是一個工人記者，潘恩、傑佛遜派自然權利學說的信徒。全國改革協會相信土地所有權的平等、不可讓渡和不可分割，主張由公地中無償發給移民以宅地，限制私人土地數量，宅地不准讓渡，不論是自願的抑其他原因。馬克思恩格斯雖然認為全國改革協會是一個值得支持的進步政治集團，但是他們明白它的限制性。他們完全知悉這一運動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業改良主義，決未幻想這是到達共產主義的捷徑。因此當赫爾曼、克里格(馬恩的朋友，他在一八四五年到了美國)毫無保留的參加土地改革者的行列時，他們強烈的責備他，正式否認

他是共產主義者。

民主黨內的若干集團憤于凱斯在一八四八年總統選舉中的失敗，建議改組民主黨，採用全國改革協會綱領的主要條款。一八四九年一月七日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號召注意這一傾向，他宣稱這些集團是建議在下列要求的基礎上改組民主黨：「以法令處分公有土地——只賣給個人；對真正移民無償發給不能讓渡的地段；一切官吏民選；保護工人免受資本的掠奪和欺詐；私人和私人團體不能獲得經營銀行的特權。」新萊茵報進而指出，這些要求「從頭到尾都是從全國改革派那裏搬來的」，全國改革派本身「還沒有決定的影響力，因為大多數人雖然日益陷入更深社會依賴地位，物質上還不像我們歐洲人一樣困難」。新萊茵報結論說，如果民主黨在總統選舉之前就贊同了這些要求，「他們不會和路易西亞那洲的奴隸主搞好的……」。

上文所指的「路易西亞那洲的奴隸主」是一八四八年總統選舉中獲勝的自由黨（*Whig*）候選人泰萊，（譯者註，自由黨當時是和民主黨對抗的政黨，至一八五六年共和黨代之而起），墨西哥戰役的英雄。在恩格斯看來，這一戰役對於美國南

部的奴隸主沒有好處，不管其有勢力的成員如何想法。從「掠奪墨西哥」中獲利更多的是資產階級，北部的製造家和船主們。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說：「北部美國人有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的處女地，在這裏可以投資；就是，製造新資產階級，使已有的資產階級富裕，因為今天投下的一切資本都會流入資產階級的手中的。企圖割據退宛退拍克地峽（譯註：在墨西哥南部，介于墨西哥灣與太平洋之間）——除船主外，誰會因此獲益？控制太平洋——除了美國船主外，誰會因此獲利？被征服地區對於工業品的可能需要——誰會因此高興，不是美國製造家又是何人？」

（註十五）

二 內戰與重建

墨西哥戰爭在一八四八年結束，在這一年美國的廢奴運動緊張起來了。以「經濟學家」雜誌的波士頓通訊」為題，新萊茵報批評美國最近一次反奴運動大會的工作道：「代表們和演說者以一切方法攻擊種植園主和他們的制度，但是沒有採取廢除它的實際步驟。」馬克思恩格斯知道，這種實際步驟是必需的，因為奴隸制度

是根深蒂固于美國經濟結構之中的。一八四六年馬克思就指出，奴隸制度是「一種具有最重大意義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度，「最進步的北美就要變成家長制國家」。（註十六）

因為奴隸制度是美國經濟結構裏面重要的部分，單是言詞不足以「改造南部人民的心理。」相反的，單單言詞也許只會刺激南部極端份子的貪慾。發生了的事實正是如此。在五十年代，奴隸主派變得日益囂張，利用聯邦機構來保持并擴大南部的「特殊制度。」一八五四年的坎薩斯——尼布拉斯加法案，（譯註：此案規定此後美國新領土的是否實行奴隸制度，全由各洲自己決定，因此推翻了禁止奴隸制度擴展于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之米蘇里妥協方案（一八二〇年）一八五七年的德萊得、斯柯特決定、一八五〇年逃奴法案進一步地嚴格執行，人權的侵害，以把奴隸區域擴展于古巴、北部墨西哥、中美洲為目的，好戰的外交政策，這一切可以充分證明南部種植園主和北部民主黨是在聯合一起僭用聯邦政府的權力。

但是——一方面奴隸政治在擴張，同時也有許多明證指明全國的進步集團，如製造家，農民，工人，也正準備與之一決雌雄。坎薩斯內戰，共和黨的成立，一八五六

年廣大人民對佛雷蒙特（譯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主張限制奴隸制度擴展）的投票擁護，約翰、布朗對於哈卜爾渡口的攻擊，（譯註：布朗是廢奴派急進份子，一八五九年十月率人攻入哈卜爾渡口，奪取了軍火庫，企圖藉此引起奴隸暴動。失敗被判死刑。）都表明北部已決心結束奴隸主權力的進逼，并把美國拉回到其發展的真正原則上去。

當「不可遏止的衝突」最後終于爆發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一切力量支持北部。他們企圖通過他們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和維也納新聞報上的文章來動員歐美的輿論支持統一政府。他們的通訊使大西洋兩岸的讀者獲悉，就在英國政府和英國報紙告訴英國工人，說他們的失業和飢餓是因爲統一政府封鎖南部港口引起「棉花荒」以後，英國工人仍然舉行了無數的擁護北部的大會。馬克思在每日評論報上評論這些擁護北部大會（特別是在特侖特（譯註：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八日，北部海軍由英船特侖特號上捕去南部政府派往英法之代表。）事件之時）說：「美國應該記住，從困難（特侖特事件）開始直至終結，至少英國工人階級從沒有背棄他們。在這和戰不定的整個時期，在英國沒有舉行一個公開的戰爭大會，是應該歸

功于英國工人階級的。」（一八六二年，二月一日）

次年，馬克思恩格斯在英國組織了一次偉大的擁護統一政府的示威。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們在聖傑姆斯大廈主持一個工會會員大會。美駐英大使之子亨利、亞當參加了這次大會。根據他給國務院的報告（這一報告直到一九四二年才發表），約有三千人參加了大會，除了幾位邀來的客人以外，全是工人，或更明確說，是熟練工人。（註十七）這次會上通過一項決議，這一決議認為「自由制度在美國的勝利對於英國工人是意義重大的政治問題，他們決不能容忍任何不利于北部的干涉。」

國際工人聯合會（馬克思是它的靈魂）在一八六四年之末在倫敦組織了一些會議，抗議英國政府袒護南部的態度。同時國際工人聯合會訓令馬克思向林肯致書，慶祝他重新當選總統。這封信指出了歐洲工人對於美國的忠實態度以後說道，歐洲工人認為領導美國進行解救被桎梏的種族和建設社會世界的無比鬭爭的責任落在工人階級的赤誠的兒子林肯身上，這一件事就是「將要到來的時代的嚴肅的信號。」這封信由美國駐英大使查理斯、亞當答覆。數年以後，美國麻州參議員某君在國會